續文獻通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釋家總紀三

唐

高祖受隋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尉遲敬德劉文靜劾奏帝令定儒釋優劣編入朝典　武德八年太史令傅奕上疏首請除佛法其畧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起三塗謬張六道三塗即三慾也一曰門上尸道天塗界也二曰愛慾門人尸道人塗界也三曰貪慾門下尸道地塗界也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

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賤富貴功業所招而愚僧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來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上詔百官議其事惟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

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乃下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奕臨終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又註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論　時法師法琳者姓陳氏穎川人住長安濟法寺作破邪論二卷以明佛教之善法師明槩作決對奕謗佛僧事八條法師惠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門下典儀李師正著內德論三篇闡陳佛化之益而上皆不聽　六月太宗監國罷沙汰僧道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老莊玄談飾以妖幻之語欺俗誣民有害於國臣非不

悟鄙不學也上頹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惟談苦空
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
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惟學堯舜周孔之道鳥
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太宗貞觀初年勑私度僧者處死　二年十二月詔建義
以來交兵之處殞身戎陣者立寺刹詔虞世南李百藥
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立碑銘以紀
巧業　五年詔僧道致拜父母　六年帝以天下太平
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太平之慶即以
御服賜諸寺命僧禮懺薦擢　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
于延興寺帝遣皇太子臨弔勑有司給葬具賻物僕沙門自[illegible]

十一月勑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十爲限　十二年虞世南卒帝命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　十三年初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傅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甦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是年方士秦世英譖法師惠琳訕毀皇宗有旨捕琳琳自詣闕請讞詔曰據爾論有念觀音經者臨刑不傷今賜假七日可勤念之琳奉

旨一無所念王勤詣問所念觀音感應何如對曰臣不念觀音惟念陛下陛下靈鑒與觀音齊等所以惟念陛下帝免刑流於益州　十五年正月帝幸弘福寺召大德道懿等五人賜坐諭以朔寺爲專一追崇穆太后自製疏賜絹二百匹　十六年五月御製懺文于弘福寺以報罔極之恩　二十年蕭瑀請爲僧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詔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梁武窮心釋道覆亡不暇社稷爲墟報應之施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豈其具瞻之量乎可貶商州刺史　七月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薩藏經六門陀羅尼經顯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

五十八卷請帝爲聖教論序許之後皇太子撰述聖記
帝復命撰菩薩藏經後序自是精信日篤凡衣服臥具
頻詔換易　八月賜玄奘百金磨衲并寶剃刀　九月
詔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　十月敕有司于
北闕紫微殿西南剏弘法寺留奘居禁中晝則陪御談
論夜分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爲文德皇后剏大
慈恩寺成詔選京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人入
居新寺是月太子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
刹數百具奉安新獲梵天諸經及瑞像舍利等敕太常
九部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幡導引入寺帝
御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盡始罷皇情大悅

初張士衡爲崇賢館學士太子承乾嘗問事佛之法士衡對曰事佛在淸靜仁恕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則福祚永及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故士衡之合浦公主下嫁房遺愛縱恣不檢浮屠知最逆占禍福惠弘能視鬼皆私侍焉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廢玉華殿爲佛寺　三年用七宮亡者衣物財帛建雁塔于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域制度有五級并象輪露盤凡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爲室立碑載二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乃褚遂良筆西域以塔爲方墳然有四類輪王一級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薩如來十三級各有所表也　顯慶元年正月立皇太

于是日於慈恩寺齋僧五千員勅黄門侍郎薛元超士其事　四月御安福門樓觀慈恩寺僧玄奘等迎御製書慈恩寺碑文向者諸寺皆造幡蓋飾以金玉窮極華麗太常及京城音樂車數百兩僧尼執幡兩行道從士女觀者填噎街衢自魏晉已來崇事釋教未有如此盛者也　十一月會天后難日命玄奘入宫祈福及分難神光滿宫自庭燭天因號佛光王即中宗也初帝嘗語奘曰若生男子即聽出家至是奘表請佛光王出家紹隆三寶制可　二年詔禁僧尼受父母及尊者拜　四年帝勅奘三藏于玉華宫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冬十月纔畢凡六百卷進上帝嘉嘆曰佛經之大者號天望

海莫測高深而世云三教齊致是妄談耳　麟德元年二月法師玄奘疾命弟子大乘光録所譯經論凡一千三百三十有五卷至夏四月寂勅準佛世尊事斂以金棺銀槨塔于滻東　時道士郭行真等偽造道書沙門道世表聞行真等謝罪　乾封元年正月有事于泰山詔兖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紫雲仙月萬歲爲稱其寺以封巒非煙重輪爲名各度七人天下州一觀一寺各度七人　弘道二年綏州歩落稽埋銅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集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病皆愈遠近赴之遂謀作亂討平之　時蘇瓌爲同州刺史以鑄浮屠立廟役無

虛歲乃上言糜費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氏生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并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　時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凢一千七百所

武后垂拱元年僧懷義得幸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多集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　四年武氏營大像于白司馬坂李嶠諫雖俾浮屠輸錢非用縣官求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不聽又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以僧懷義爲武威大將軍梁國公　永昌元年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天壽元年和州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

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天下尋勑兩京諸州建大雲寺藏之岑長倩極諫不從時郭弘霸亦稱太后爲彌勒佛後身殿中侍御史張仁愿正色責之　延載元年武氏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復聞于闐國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于是于闐主以實義難提奴華嚴宗旨遣赴命武氏見之大悅詔入大遍空寺同中國高僧翻譯武氏時幸其寺親施供饌　聖曆元年五月浄義三藏自西域還獲梵本經論四百餘部及金剛座真容舍利三百餘粒武氏降蹕上東門迎勞安置　太后又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爲空懷義所度力士

爲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命流其黨懷義不問又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張於天津橋南時御醫沈南璆亦幸於太后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諱之但云工徒誤燒麻索所致乃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爲使因明堂火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　二年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諫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太后中道而反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久視元年武后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工狄仁傑諫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不損

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民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止其役　長安四年太后復令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得濟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苦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御史張廷珪諫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太后爲之罷役

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于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

經　時祠部計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二百所爲僧二千一百所爲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紀衆事而僧持行者有三品一曰禪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以清淨慈悲爲宗　時幽州張知默惡其甥王守愼與來俊臣等鞫獄之暴不得去願度爲浮屠后許之

中宗神龍元年后遣宋雲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出魏境又西行再期至乾羅國得佛書一百七十部而返時多營寺塔廣度僧尼施與不絕宋務光上書諫不聽　二月詔天下諸州各置寺觀一所咸以大唐中興爲名　九月制曰近聞天下諸觀皆

畫化胡之像諸寺亦畫老君之形一種真容兩俱不可限制到後十日並除却若有故留者即科違勑罪其化胡經先有明勑禁斷如聞在外仍頗流行自今諸部化胡經事及餘說化胡經事處並宜除削 中宗既復辟武三思復用事衛尉卿楊玄琰請兼官為僧人皆哭之玄琰曰此由中之請非偽也及五王遇禍玄琰獨免

白傳集曰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稱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詳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無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

惡者莫尊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備於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本覺莫辯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

神龍初魏元忠當國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之曰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元忠不能聽　二年制僧尼加五品皆

七月詔曰朕大宗以　宗升于釋氏之上至則天朝從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為定式今齊班並集　三年七月以所造長樂坡大像工役稍廣百姓多嗟怨制罷之　景龍元年初慧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奸贓四十餘萬請寘之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無所及上乃削其爵放於家　十二月遣使詣江陵賜生市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江河生育無限府庫供資易竭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網罟

年滋施之一朝嘗之百倍不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弱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二年上及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言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拯饑饉臣竊惜之淸源尉呂元泰亦上疏曰邊境未寧轉輸疲敝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供疆埸之費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庶則如來慈悲平等之心孰過於此　三年韋嗣立上疏以爲比造寺極多所費萬十人力勞疲怨嗟盈路萬一水旱爲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帝不聽

九月詔三藏菩提流志于北苑白蓮池甘露亭譯大寶積經詔陸象先郭元振張說爲之潤文經成凡五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

睿宗太極二年僧慧範侍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田御史薛謙光彈之公主愬于上竟出之　時金仙公主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玄爲師觀始興詔崇玄護作日役萬人群浮屠疾之以錢數十萬賂狂人段謙冒入承天門升太極殿自稱天子有司執之辭曰崇玄使我來詔流嶺南且勅浮屠方士無相競

延和元年有相者謂竇懷貞曰公有用厄懷貞懼請辭官爲安國寺奴勅聽之尋復以爲左僕射

玄宗開元二年沙汰僧尼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強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無與僧尼往還　初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强丁因避賦役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奸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沙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　時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有爲黃老與浮屠祠屋者悉驅出境

九年梁公姚崇卒遺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獲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

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械周與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悟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末爲後法　十年沙門智林上釋教經律論目録凡二十卷詮次大藏經典及聖賢論撰凡五千四十八卷自是遂爲定數

按宋保國嘗出觀荊公華嚴經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經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余昔在岐下聞河陽豬肉甚美使往市之使者醉豬夜逸去買他豬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慚今荊公之豬未敗耳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曰佛語深妙菩

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

二十三年都城僧等奏請于每歲八月于衛國天經寺轉經行道至九月罷陛下修福在京于雲花與善等寺歲以為常許之　九月親註金剛經及修義訣張九齡請降出御文內外傳授既而僧思有復請具幡花奉迎于愛敬寺中設齋慶賀其御註經乞頒天下付史館詔許之　二十六年正月詔道釋二門皆為聖教其天下寺觀大小各度十七人簡用灼然有經業戒行為鄉里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二月制曰天下寺觀每一齋日宜轉讀經典懲惡勸善以闡文教　天寶四載詔以波斯經教出自大秦改兩京波斯寺為大秦寺

天下諸府郡亦準此　六載制僧尼今祠部給牒

丘氏曰此後世度僧給牒之始

十載六月帝以先帝忌日命女工繡釋迦牟尼佛像親題繡額稽首祈禱　時元德秀毋亡刺血寫佛經數千言絕筆感異香彌月而散嚴挺之溺志于佛與浮圖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裴寬亦喜與沙門遊誦習其業老而彌篤蘇晉學浮屠術得繡彌勒佛一本于胡僧甚寶之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

肅宗至德元載詔度僧尼　唐祠部格王公以下覺別勅許度人者親王二十三品以上三人並須亡者子孫及妻媵并通取周親妻媵不須試業若數不足惟見在度

如有假冒不在原首之限又私家部曲客女奴婢等不得入道如別勅許出家後犯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

二載上常使僧百人爲道場于內張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不納勅五岳各建寺廟選高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度爲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平又于關外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

四載詔天下州郡各置放生池　五載尚書左丞維

維以輞川第施爲佛寺　上元二年上以天平地平節于內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

四月詔于興善寺設高座講論二教

七月于景龍觀設高座講論二教　寶應元年八月

詔寺觀不許簪官弛慢其僧尼道士不得妄托事故非

時聚會　四年楚州奏尼真如恍惚見上帝賜寶玉十

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時淄青節度

使侯希逸佞佛廣興祠宇人皆苦之

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大赦改元制河南河北僞度僧尼道

士女冠並與正度　二年四月以玄宗諱日度僧道凡

數百人又以肅宗諱日度僧尼凡數百人　永泰元年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

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宰臣等奏請依班

序節級率錢以資僧供　七月而罷又詔宰臣及兩省

以上官尚書省四品以上官御史大夫中丞諸司長官
並于西明寺行香修齋奏樂竟日而罷後以吐蕃回紇
入寇罷高座講經　九月鑄金銅佛像于光順門率百
僚拜祀　十月復講仁王經于資聖寺
時丁繁自尚書郎叅盧師棄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鉢
水一盂夏月夜禪雖飛蚊咂食終不搖動夏既滿而爲
破欄　二年詔法師良賁于大明宮之桃園造新仁王
經疏　大曆元年魚朝恩以賜庄爲章敬寺以資太后
冥福窮極壯麗奏毀曲江亭及華清宮觀以給之衛州
進士高郢上書言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
永圖毋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有且古之明

王積善以致福不廢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而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不報是年道義禪師建金閣勅十節使助以二稅

三年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會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百仗百官迎謁于光順門自是歲以爲常群臣承順皆言生死報應置人事不問故大曆刑政日堙按釋經云目連母生餓鬼中佛令作盂蘭盆會于七月十五日以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餓食脫言盂蘭猶解倒懸

初帝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宰相元載王縉素奉佛縉不茹葷

食肉妻死以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節度觀
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嘗從容問
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
祠佛諷唄齋護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供饌珍異
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
護國仁王經爲禳厭幸其去則横加錫予不知紀極胡
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王公群居賴寵
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産多歸浮屠雖藏奸宿亂接
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初五
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
圖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貨縉爲上言國家慶祚靈長
福報所憑雖時多難無足道者故帝信愈篤　又天子

誕日諸道爭以修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解禱事常衮諫以為斂怨且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上嘉納　二月萬年縣鎮國寺有胡僧純陀自言六百歲遣弟子詣闕以衣鉢傳奉皇帝帝遣中書以紫衣賜之又遣中官吊祭并護喪事是月興善寺不空三藏上言寺院佛塔先因地震陷圻今將增修下見石匣得一小棺其長尺餘發而視之凡積十餘重棺皆金寶裝飾中有舍利及佛髮一條色青而捲其長數尺每棺一鎖規制絕妙有殷仲文題賛虔詔出內寶輿具

威儀請入內道場奉之　四年正月帝以章敬皇太后忌辰度僧尼道士凡四百人是月以修功德使大濟禪師廓清檢校殿中監廓清興善寺僧以修功德承恩特賜袈裟及廐馬出入禁中無時初賜號大濟至是又賜以班秩京師諸僧皆憚之三月南天竺國僧文殊德上言廣州新營兩寺乞賜寺名詔名寶應廣德　七月文成殿置道場為百姓祈福是月佛現光相久而不散僕射裴冕等表賀　七年興善寺僧特進試鴻臚卿三藏不空獻所譯佛經特許編入一切經目　八年正月勑天下寺觀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宜度滿七人三七以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以下者更度三人　五月以太宗

韓日會有司修四千僧齋于服成寺　八月修一萬僧齋于慈恩寺爲百姓祈福是月胡僧不空死贈司空肅國公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十四年時德宗已即位禁置寺院度僧尼

德宗貞元五年二月詔州府寺觀不得容俗客居住屋宇破壞各因事修葺　八月詔諸上州國忌日准式行香時田神功帝飯千桑門追福劉玄佐在汴或傳相國寺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　六年二月詔葬佛骨于岐陽　八年七月幸章敬寺　時韓滉還浙江觀察使聞京都未平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李商隱爲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鐫

石著驗商隱劾奏妖妄詔流儇𢦏播州　九年六月詔定國忌日寺觀齋僧道人數　十二年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于麟德殿至是始以儒士參之曾召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盾然卒同歸於善帝大悅　九月右神策等軍上言要設堂去年臘日掌車駕臨幸請置寺以真元鎮國爲名從之　十三年四月于曲江南彌勒閣置寺以元普濟爲名　七月右神策軍中尉霍仙鶴病令諸寺設齋祈福　十月景公寺僧寂寬等于京兆府訴綱維乾晙等典賣承前勅賜御衣府司推勘所典賣並緣當住事用奏請科罪上曰事緣當住正當施與之意豈合坐以罪名並宜釋

放　十四年正月南天竺國先進華嚴經殘梵夾今僧般若三藏領到今保壽寺僧永智圓照道監虛册智通等十人同于崇福寺翻譯成四十卷　十六年以故第二祖惠可禪師賜諡爲大弘禪師　特李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爲耗數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帝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刑部員外郎裴伯曰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至四十九絶生育之理男

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絶陽化之理臣請僧道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民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都官員外郎彭偃曰今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歲一僧衣食無慮二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議雖上罷之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置寺處之　二年許成都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　三年三月河中僧會琳撰一切經音并目録合一百三十卷表獻　四年毀安國寺碑樓初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

聖德碑先構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寓緡酬之上命李
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
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
所以光聖德乎上命曳倒碑樓　六年正月勅諫議大
夫孟簡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同
就醴泉寺校閱翻譯大乘本心地觀經　十年二月西
明寺僧遷寺中毗沙門神像于開業寺帝命假車騎冀
衛其徒以幢蓋引侍數里不絶觀者傾都　勅魏博田
季安以五千緡助營開業佛寺崔群以爲無名之獻不
當受詔却之　五月詔京城寺觀開講宜準與元勅處
分諸畿縣宜勒停其觀察使節度州每三長齋月任一

寺一觀置講餘州悉停惡其聚衆且慮變也　時高霞
寓位既高言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愛乃上私第爲
佛寺請榜曰懷恩以塞帝疑　十二年二月置元和聖
壽佛寺于右神策軍　五月賜興福寺絹布一百端匹
十三年四月幸興福寺賜絹三百匹　西市百姓于
芳林門爲無遮僧齋命中使以香施之　十二月命中
使齋香兼監領宮女十三人赴臨皐驛迎佛骨　十四
年正月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
有佛指骨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
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

諫其畧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湯文武
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
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
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
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
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
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
於境不令惑衆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
宫禁乞付有司投之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
世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

表大怒貶爲潮州刺史　四月御勤政樓觀都人設僧

齋之會陳雜樂百戲日入而罷　十五年（時穆宗即位未改元）二

月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今月四日五臺山佛光寺側慶

雲見中有金人乘狻猊領徒十萬如金仙狀自巳至午

方滅

穆宗長慶元年西川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

數見父兄爲祟嘗於府舍飯僧使爲佛事晚年恐懼尤

甚又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爲僧詔從之　三年

六月新都觀尼像生髮拔之復生　八月上自複道達

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疋以施山僧　十月遣

中使劉克明以錢二百五十貫絹二百五十疋賜引福

寺以發新鐘　十一月幸通化門觀作毗沙門神因賜絹五百匹　十二月以錢一千貫賜章敬寺又賜毗沙門神額曰毗沙天王道以幡幢帝御望仙門觀之遂舉樂雜戲角抵極歡而罷　時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有為佛老法與浮圖祠屋者皆驅出境　四年時敬宗已即位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勑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智興因皆累巨萬浙江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及鎮蜀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與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剃髮若浮屠者

舊妻子自如德務下令禁止

敬宗寶曆元年二月己卯製化度寺經院金字額寶曆聖福之院功德使具雜戲聲樂迎以赴寺帝御日營樓觀之丁亥詔兩街佛寺置方等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有戒行僧名大德者考試僧能暗記經一百五十紙尼能暗誦經一百紙即令與度因保壽僧法真奏請故也　八月蓬萊殿會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食兼給茶絹有差　二年三月鄭滑觀察使李聽上言濟大業初高祖任鄭州刺史爲太宗祈福於滎陽縣大海佛寺有應因建一石像刊記其事凡十六字歲月既遠翳土壤中乃令縣令李元慶

新加粧飾刺史張仲方立石爲文不敢不奏

文宗泰和元年十月江西奏洪州道一禪師元和中賜謚大寂其塔未蒙賜額詔賜名圓證之塔　二年七月賜潤州鶴林寺禪師玄素謚大律塔曰大寶航因李德裕請也　十月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奏帝誕月請于洪州起方等戒壇資福制曰不度僧尼累有勅命傳師違禁申請宜罰俸料一月　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造之初有兩泉湧出今因降誕請號爲太和寺許之　時帝食蛤蜊中有菩薩像詔天下寺並立觀音像秦祀帝誕節召法師知玄與道士于麟德殿論道　三年四月宰相李訓上疏請罷內道場沙汰僧尼濫僞者

制可已而大風示變停前詔　時杜悰鎮鳳翔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　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准宣索內典目録十二卷乙巳以太宗皇帝先眞毗沙門神及功德在蓬萊院是日移出配諸寺安置　三月以慧星見命京師諸寺開仁王經道場　三年春勅正月初宜斷屠三日列聖忌各斷一日餘不須禁　勅僧道于麟德殿談論法師知玄辯捷精壯道流不能屈帝色不平放還桑梓

四年四月勅祠部檢括天下僧尼寺凡四萬四千六百所僧尼凡二十六萬五千餘人

武宗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磬鐘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

入境則斬之　六年宣宗未改元五月詔上京增置僧尼寺一所每寺三十人

宣宗大中元年閏三月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佛雖異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焉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六年復禁私度僧尼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食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去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興之今已廢乎頃旱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息肩也

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為樽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

懿宗咸通三年置戒壇度僧尼上奉佛太過怠于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語又數幸諸寺施予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從嘗飯僧萬人自為贊唄李蔚上疏切諫亦不從　三年制置法師知玄為悟達國師總教門事　七年五月帝幸安國寺賜國師知玄寶座高二丈材用沉香金彩鏤龍鳳飾

爲金鈿之上施復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禮珍麗絕甚時宫中日齋萬僧帝自爲贊唄人宰相蕭倣諫不納玄姓陳氏世號陳菩薩僖宗時賜號洞達國師　十二年上幸安國寺賜沉檀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十四年正月遣使迎佛骨四月至京師上遣勑使請法門寺迎之群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何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沾臆迎入禁中宰相以下競施捨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皆釋繫囚其儀以金銀爲刹珠玉爲帳孔翡翠飾之小者尋丈高者倍之刻檀爲簷柱陛城塗黃金每刹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玉瑟瑟幡蓋珠絲以爲旌幢所費不貲

戎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爲節度使

馬嘉運少爲沙門還治儒學

韓城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暮節惑浮屠尤甚至經日不食輩稱香山居士

杜鴻漸晚溺浮屠畏殺戮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縉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

蕃帥夜光少爲浮屠至長安因金仙公主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

華陰嚴挺之溺志於佛與浮圖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其塔左君子以爲褊心

韋渠牟嘗請爲道士不終更爲浮圖已而浮圖又不終

乃復冠

聞喜裴寬感於佛書與桑門遊習誦其書老而彌篤暨

韋堅獄起坐親故貶安陸僕爲林甫所忌巧爲浮屠不

許

栁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

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

德州孟簡晚依佛過甚爲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

俛譯大梵言

京兆韋綬好佛經喪父鏤臂血寫浮圖書

范陽賈島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

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

圖畢進士

孟州裴休嗜浮圖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
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出入施千素善至爲桑門號以
相字當世嘲之而所好不衰

陳州李罕之初爲浮屠行丐於市窮日無得因抵鉢褫
緇聚衆攻剽丑其黨出下後仕至節度使

定州郎餘令嘗爲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屠者積薪自
焚長吏裴與率官屬觀之餘令曰人情好生惡死彼違
戾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與試廉按果得其
奸

張策少好浮屠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

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

史臣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頂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藪若本無求於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居之不疑掊嗇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埋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囘復續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熹毀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

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唄梵冀禳兵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佛塔爲賊臣嗤笑至憲宗遂迎佛骨於宮中韓愈指言其弊黨逐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輿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胔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殉嗚呼運移社稷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蜀

蜀主建武成元年蜀主登樓有僧抉一目以獻蜀主

命飯僧萬人以報之

後梁　時成德節度使王鎔好佛求仙講經受籙廣齋醮鍊仙丹後將張文禮謀殺之率衆踰入城鎔方焚香受籙斷其首而去

後唐　莊宗同光二年九月敕天下應有本朝寺觀宜令所在長吏取寺司常住物添修至萬壽節日須畢其工

十一月河南尹張全義奏萬壽節日嵩山開琉璃戒壇度僧百人剃張全義首冠王臣深明佛性資善引于淨衆增福種于皇極將欲壇啟琉璃人銓鑑賞彰忠節宜示允俞二年正月幸鄴都發鄴陽山燔香于天像間五月幸廣化寺開佛塔請雨　時劉后踰次得立自

謂佛力專務畜積四方貢獻一上天子一上中宮寶貨山積惟務寫佛經施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胡僧來輒拜迎之　三年初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群臣莫敢不拜惟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雨數旬不雨或謂誠惠曰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乃逃去慙懼而死

明宗天城元年十一月勅佛氏之教其來久矣既爲空寂之門不無高潔之士自淳風久散至道莫隆漸容游惰之徒雜處緇黃之衆罔遵禁戒惟切經求託形勢以攜人畜私財而潤已將思縱志肯樂聚居多于閭巷之間

別搆住持之所妄陳福業潛誘聾愚或移動居人或侵併物業如斯之弊其徒實繁朕方靜寰區務康黎庶貴臻有益共洽無私宜令徧行告諭一應今日已前修蓋寺院無令毀廢今日以後不得輒有建造在僧尼亦宜準佛法條例官壇受戒不得衆私剃度　二年九月益州孟知祥令僧五人持佛牙長一寸六分云僖宗幸蜀時留之令屆應聖嘉節願資萬壽命宜示近臣十月五臺山王子寺僧廷果狀請爲先師廣法大師誠惠建塔請名謚爲法雨大師慈雲之塔　時趙鳳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有僧獻佛牙鳳請驗其真僞以斧破之應手而碎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長興四

年七月命中使押絹五百疋既五臺山僧齋料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遣供奉官鄭延遂往鳳翔招胡僧阿闍黎初帝在藩屢與僧言闍黎行高知前事帝深重之二年卒帝深嗟悼命翰林學士爲誌石　九月詔鳳翔發遣僧祐聖大師至京師　二年正月千秋節樞密使趙延壽獻金縷并大乘經十卷忻州刺史劉處讓獻金字法華經一部太原多僧舍資福一宗尤事禪譚文武間好佛者多臻其門帝頗崇奉及鎮河中鳳翔僧知數言帝有金輪之位故僧阿闍黎言事多從延壽處讓有事背獻　四月以供奉官李彥驤往鳳翔法門寺飯僧尼道俗嘗舊遊故也　是月功德使言左右街僧錄可

肇報在京諸寺院童子行者于千春節考試及限各給
得文字許令披剃又僧尼沙彌年滿二十受具戒律其
間置官壇緣四十五日僧門結夏至七月十五日方滿
乞移至千春節前門置戒僧從之　時功德使奏每年
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
目科文章應制科特念科禪剎聲讚科道士女冠經法
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目科聲讚科焚修科以試其
能否從之　八月杭州錢元瓘言襲爵四年曾無報效
受鳳池之眞命降龍冊以雙封特于府城外造寺二所
前百步起樓號奉恩其寺額乞以龍冊為名詔曰錢元
瓘效忠建寺比為誕節齋僧龍冊為名未稱勤懇宜號

千春寺　三年遣供奉官劉處實往鳳翔法門寺四月八日設天齋普會

後晉　高祖天福二年正月勅西天中印度摩竭陀合衛國大菩提寺三藏阿闍黎賜紫沙門室利縛羅宜賜號弘梵大師　十一月于闐國僧勇哥羅贊常羅賜紫號昭梵大師三年十一月西京左右街僧録可肇等齎佛牙到闕宜付汴京收掌　十二月勅河陽邢州潛龍舊宅先令選名僧住持宜賜院額其河陽曰開晉禪院邢州曰廣法禪院　四年二月以天和節僧尼賜紫衣師號者一百有五寺宇賜名額者二十有三襄州香界延州衆寶邢州普會相州安福懷州普護鳳翔寶運鄭州妙

香棣州净念洛州天花泳州普照洛京廣福鳳州弘利京兆悟空并州定果徐州空寂宋州普福遂州澄節許州菩提靖教陳州花臺定業東京金明善會　十二月敕自前院宇依舊住持今後城郭村坊一切不得並造　五年二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九十二人寺宇賜名號者凡二十五所東京寶繩寶像法化法林西京惠雲京兆普靜兖州等覺玄機蔡州吉祥懐州妙理襄州護國許州定水貝州寶利博州金繩輝州密行弘州仁壽鄭州感化潞州妙士定州毗城岐州善覺遺相澤州鮮空慈州集聖鄆州真覺　四年建金界寺于五臺立峻極院于嵩嶽　六年二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

師號者凡百三十有四寺宇賜名額者凡十有九東京靜聖資壽西京仁聖清蓮延慶北京靜覺鳳翔弘化定州法海孟州興惠趙州興惠興法襄州延壽延州興果相州妙勝潞州慈雲汝州清凉安州竺乾陝州仁壽邢州開心濮州樂壽　五月加隰彌陀國僧室哩以佛牙泛海而至　十二月遣內班史延韜部署僧十四人于宗城縣開置道場以鎮人爲安重榮脅制而有殺戮崇其福事　七年正月遣衛班衛延韜鎮州開置水陸道場　二月天和節三京諸道州府奏僧尼道士及紫衣師號凡百人寺觀名額五十餘處悉從之　五月秦州侯益以降范延光克契願心修成天王院一所乞賜名

額勅以福順天王院爲名

少帝開運二年八月定州奏據即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狀當山有僧院地居山谷道扼鄉閭自番戎擾動以來邊界驚移之後多聚強壯自辦戈矛每遇賊軍皆獲勝要害乞賜額院名詔以勝福之院爲名即山一曰狼山其佛舍尼孫深意居之能以妖術惑衆遠近信奉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事之甚謹深意死方簡嗣之其徒日盛後叛降契丹

是歲契丹廢晉主重貴遷晉主及其家人于封禪寺以兵守之數遣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故不敢獻食

時馬嗣孫學韓愈爲文多斥浮屠之說及罷歸乃友學佛撰法喜

集佛圖記行于世時人譏之曰侫清泰不徹乃來侫佛

清泰廢帝年號也

閩主閩主昶通文二年方士謂有白龍夜見乃令作白龍寺

後漢　隱帝乾祐二年太子率更令李守璜言沙門著紫太濫曰以臣愚見不敢望便止絕每歲誕節前據所奏薦便令其身隨薦童詣闕令功德使召兩街僧官考試所業短長以行恩澤庶絕濫舉之門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以在京潛龍宅為佛宮賜號額天勝禪寺　三年十一月中印土僧法進賜紫衣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幸團栢谷佛寺賜主

僧紫衣　九月以潛龍宮爲皇建禪院遣沙門清興居之是月齊州沙門義楚進釋氏六帖三十卷義楚少負名操亦通儒學將佛書麗事以類相從擬白氏儒書所集帝覽而嘉之賜以紫衣其書付史館　二年勑天下寺院非勑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禁僧俗等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

胡氏曰寺皆宜廢不爲有勑額而可存僧不可度不爲有尊長之命而可度殘身煉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毎

父無君者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乎是時僧尼合六萬餘人歸之南畝則農也拘之冊籍則卒也知百農未贍一兵而此六萬人者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耶

是年括民間佛像鑄錢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則爲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四年十月賜京城內新寺等額以天清顯靜顯寧聖壽爲名　五年四月征淮南回至泗州幸光普王寺賜寺僧帛有差六月內出御衣六百餘事錢四十萬羅

穀百匹分賜兩階僧道今增修寺觀　六年四月幸滄州駐蹕于乾寧軍賜于城內二寺名額一曰迎銮一曰順聖從寺僧請也

南唐　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生詣唐主具奏入冥見先帝言爲宋齊丘所悞殺和州降卒千餘人冤訴仗汝歸語嗣君凡寺觀鳴鐘可延久其聲吾受苦惟聞鐘則暫休或能爲造一鐘尤善吾在位日嘗以于闐國遺我玉天王像藏于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汝以此爲驗唐主遂詣瓦棺寺佛膝得天王像感泣造一鐘于清涼寺鐫其上曰薦烈祖高皇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蔣山

邉鎬初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
邉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邉菩薩旣而政
無紀綱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邉和尚
後主李煜酷信佛氏輙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與周
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爲瘤贅親
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頰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
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效之募道士願爲僧
者予二金僧人犯姦則曰彼本欲婚姻若論如法是從
其欲也但令禮佛拜百釋之斷死罪適遇其宮中齋日
則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燈滅則依法
不滅則貸法由是富人賂左右竊續其燈而免死者甚

衆宋開寶初太祖遣淮北少年有口辯者爲僧假言募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被紅羅銷金花後主請其大奢吞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國庫漸虛財用耗蠹又請于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宋師渡江即其寺爲營署又有北僧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渾凡俗遺之齋供一無所受宋師赴池州繫浮橋于石容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

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殺之净德尼院凡八十餘處皆宮中人出家者諸王公卿處子多在焉都城將陷積薪于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吾與汝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于宮中净德退觀其煙焰遂爇積薪皆赴火死城中有僧千數表乞被堅執鋭以紓國難後主不許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六終